

國粹叢書第三集

卓莽私乘

國學保存會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616B

草莽私乘一冊借江上李如一鈔本繕寫

余往輯桑海續錄訪問龔聖予文履善陸君實二傳而不可得從江上李如一借得陶南邨草莽私乘則二傳及君實輓詩儼然在焉不獨二公鬚眉如在亦如與龔聖予吳立夫諸老執手接席欷歔嘆噫于寒燈竹几之間也萬曆庚申春日謙益記

陶南邨輯草莽私乘手藁在王弇州家余訪之問伯丈則已化爲烏有矣偶與江上李如一談及如一云家有鈔本忻然見借篝燈疾讀不啻獲一眞珠船復手錄文丞相陸君實二傳爲桑海續錄發端而爲之叙以識之一好古嗜書收買圖籍盡減先人之產嘗從事三禮從余假宋賢禮記集說焚香肅拜而後啟視其鄭重如此每得一遺書秘冊必貽書相聞有所求假則朝發而夕至嘗曰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懷璧爲罪况書之爲寶尤重于尺璧敢懷之以賈罪乎又嘗語其子弟

吾藏書經牧齋繙閱覺卷帙上隱隱有光氣余甚媿其意然未嘗不嘆此
達言以爲美譚也庚申中夏日謙益再書於榮木樓之桐樹下

草莽私乘目錄

南邨陶宗儀鈔輯

順德鄧

實校錄

陳孝子傳

胡長孺

烈婦胡氏傳

王惲

李節婦傳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翟節婦傳有詩

劉因

王貞婦傳

李孝光

楊員外郎傳

金綱

朶那傳

楊維禎

蕭景茂傳

林清源

烈婦蔡三玉傳

林源清

宋文丞相傳

龔開

宋陸君實傳

龔開

輯陸君實挽詩序

龔開

張節婦傳

周仔肩

張節婦傳

揭傒斯

朱夫人傳

楊維禎

濟南張氏傳

貢師泰

賢母傳

汪澤民

草莽私乘

南邨陶宗儀鈔輯

順德鄧 實校錄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靖康之亂由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潁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誥授大父迪功郎大母孺人父天澤澤民治詩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既屢試尙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猷公爲相趙忠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徽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盧深險以避一歲病所避山中斗龍纔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己年延父弗效母盛 尋亦

病死斗龍處喪哀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雁習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雁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謚澤明文節叅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卽日與父訣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初爲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尙不聽留惴惴恐失後聘鬻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他子以爲庶母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旣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已生日始爲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

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脩明如乾道淳熙時風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振也斗龍至清湖訪其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媪于其處揖而問焉若曰我知之我家與我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作伴侶嬉遊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已泣下吾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爲淒楚也亦弗問何州有間兩夫舁若母而去又折以北與若母鄰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卽入江東又濟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間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逢族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向言家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亟詢斗龍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見相而白知其爲母爲子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

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貨財甚張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歸擁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云求母六年母婦未百十日卽相遭于此斗龍若謂夫婦當死若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芄芄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而實者二摘以奉啖卽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尙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弟子學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飢歲勵葛蕨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赤呵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飢官賦食旁午自清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

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定次其言如右胡先生曰陳媯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瀉汭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烈婦胡氏傳

王 惲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泊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啞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卽抽刀前進追可十里步及之竟刺虎割腸而出斃焉趣呼天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可委裝車遂扶傷携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于戍長趙侯爲救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于衷知有

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號婦何壯毅哉

李節婦傳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 十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沒兩月而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資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叢山之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紵爲女師以自給嚴教二子以成學遂遷二喪及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咨嗟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悔愧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叅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尙書李木魯中羽翰林學士吳徵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

博士柳貫輩爭爲文章盛誇道之山東浙東群有司交上其事於朝請褒異焉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椽大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攜其母子返乎汝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不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亦蚤有家教乎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廻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

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卽死可爲卽爲逸於淮振於海真不可爲矣則惟有死耳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耳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爲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敘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尙多而訴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楊州孝子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清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鑿木而爲之象旣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以栗若堅木爲之員其首象天也方其跌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題之以其性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爾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留象而祭之者旣而曰一鬚髮之不一似則爲他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知主道之所以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齋焉思其居處笑語所以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燭管灌壘求之

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
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可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考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
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象而祀之而祖考之神
明無所於依也則孝子之爲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
則孝子誠足以爲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常率泰興江陰之民迎
河南武定安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歿夢祥以宣命爲河
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某爲之序

王孝女旌門銘

劉 因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
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因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魯山之元道山之陽史名卓行何謂非常二子且然女奚青

望盧公表之可用以戒荒

翟節婦傳有詩

劉因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爲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二十餘其夫從軍死於所事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屍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遭時如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隣里救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爲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余詩者使翟之風節凜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章焉兵塵浩然際烈士難身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如此夫早寡非所憐求屍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爲所依惟黃泉鄉隣救引決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山

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飄蕭動疎烟千年吟詩臺峨峨秦寧巔爲招馮太師
和我節婦篇

秦寧山有馮道今詩臺距翟居甫數十里

王貞婦傳

李孝光

王婦者夫家臨海人至元十三年王師南王婦夫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
見王美麗乃盡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王婦憤痛卽自殺千夫奪執不得
死責俘囚婦人雜守之婦欲死不得間自念當被污卽佯曰若殺我舅姑與
夫而求私我所爲妻妾我者欲我終善事主君也我舅姑與夫死而不爲
之哀是不夫也不夫君焉用我爲願請爲服期月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
爲君妻也千夫畏其不難死許之然愈益置守明年春師還挈行剡水上守
者信之滋益懈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我知所以死矣乃齧梅指出血
寫口占詩石上已南鄉望哭自投崖下以死或視血漬入石間盡已化爲石

天且陰雨復見血債起如始日當是時后妃嬪媛不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郡國守邊大吏不盡死之而貞婦獨守死下從舅姑與夫獨何仁也夫人秉彝之性靡不乃有匹夫匹婦出之遂以驚動萬世苟人人慮此則金湯不足喻其固矣鈎戟不足喻其強矣志士仁人不足喻其智矣何有去國債家之憂彼貞婦何爲者顧奮爲烈士夫之所不必爲矣宜爲而不爲悲夫至治間其邑丞徐端爲起石祠樹碑祠中以旌其鬼余曰始吾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也後身過其地見拇血化爲石追念貞婦決死時旁皇悲傷不能去豈其未泯尙猶感人耶嗟乎匹夫匹婦顛沛流離誠能動天如此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

楊員外郎傳

金 綱

楊乘字文載濱州勃海人也早爲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府掾歷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有能聲拜監察御史擢浙江行省員外郎至正十二年賊寇杭

城不能守乘與郎中共德爾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等俱坐黜乘退居松江之青龍里御史臺以城守之罪責在郡將乘等職在贖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乘爲人清介有守不阿撓以徇達古今事變嫻於吏治恂恂然儒者也雖處廢黜常激昂以志節自許十六年淮人寇吳平江陷遂連陷松江或有以乘之名告者乘聞之不自安旣而曰吾知所以處之矣遂日酣飲以遊人莫測也秋七月十有八日淮人遣其僞使者矣縣丞張經松江府判官馬信之具禮幣造門將強致焉乘遣人告經等曰吾廢處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具禮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某氏家行當受之經等如其言遂與相見乃致淮人命以出乘命其子鹵卓具牲醴告於祖禰旣竣事復命酒飲逮春起行後圃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夕陽晚節如是足矣命鹵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侍立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乘儉約無姬妾侍媵之奉其燕息寢

處人莫得與俱詰旦鹵早晨省怪寢門未啟發戶視之則乘已自經死矣寔七月十有九日也得其遺語手書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爲快乘居青龍時與故人章元澤善平江旣陷日與之飲每語友則歛歔慷慨曰吾知所以自處矣及經等至乘往造其門囑以家事元澤亦不虞其死也嘉興守觀閣得乘之死事上之於官二子鹵卓皆儒者卓爲清忠書院山長云

君子曰死者人臣之大節死而得其道猶不死也爲死雖同而臨患難人或眩瞽以陷於不義者由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勇也若乘之死可謂明且勇矣世之昧者則澗涇汨沒而不能死恡者則集詬無耻而不卽死偷生冒榮者則又飾辭辨說而不肯死視乘之從容就義宜有愧乎嗚呼若乘者真可謂得其死也哉

朶那傳

奉訓大夫江西楊維禎
等處儒學提舉

杭城東偉兀氏婢曰朶那年十九勤敏謹質善事其主主卒某郡官所朶那誓弗出主戶事他姓主奉主婦日謹主婦有機密不以托諸侍必朶那托至正壬辰秋寇至杭劫官民帑藏至偉兀氏家掠貨不得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踰牆壁走獨朶那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請於寇曰將軍利吾貨豈利殺人哉吾主鑰皆藏主婦弗知也吾盡探藏與若乞免吾主婦死寇允解主婦那乃悉探所藏珠玉寶器散堂上寇俘貨且欲穢其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吾主二子在誓死不辱他主况非我同類乎寇義之去已而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失貨而全軀不義也妾請從此死遂自殺

楊子曰紅巾寇杭官守者往往棄官遁否者佞事賊名節大閑益蕩去弗顧朶那一婦奴耳終其身事主至以受命自劾不有其主非佞之寶蹈忠義識大閑乎嘻使若人所爲爲國男子非盡臣道乎故予爲之傳如五代史錄王

凝氏之妻者云噓

蕭景茂傳

林清源

蕭景茂漳州龍谿隔州里人以謹厚信於里及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柵堅不可破會旁里有捕寇者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生脅之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於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皆皆悞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彊者察其志終不爲吾用留之祇自辱耳遂縛之於樹剗其肉使自啖之景茂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豕棄不食賊怒截其舌而死事聞諸朝給賻以葬復其家贊曰余素聞蕭景茂死事及來漳南父老爲余言景茂儒者也平居煥熟若不任事者然里人以其長者皆敬信之寇至備禦率先里人臨大節卓然至死不貳古稱忠義之士無以過之嗚呼烈哉

烈婦蔡三玉傳

林清源

蔡三玉者漳州龍谿縣澳頭里人陳端才妻也賊攻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同舟避難賊追及之三玉亟以水漬其衣賊見三玉有令姿欲先污之給以濕更求衣間賊取衣遂投水死賊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鈎需其躍卽舉之屍竟不躍賊去其父蔡端廣舟次上流屍逆流附其舟而掉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尸從之上者三其父異之視則其女也事聞諸朝給賻以葬贊曰余來漳漳人皆能道蔡女之節言人人同嗚呼此海濱一女子耳豈知殺身爲名哉處變能決寧死不污殆天性與宜其貞彜不昧理或有之彼爲臣辱國爲將辱師含詬偷生以爲得意者則三玉不獨女子所難能也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長而字曰天祥寶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爲名應舉得薦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

名廷對策有司次在第五奏讀擢居第一父留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陵服除檢會授承事郎僉書海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門生謝禮將之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潛再相入內都知事董宋臣主遷幸中外洵洵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安人心及團結抽兵破費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還里景定庚申除鎮南軍節判主管仙都觀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爲郎試郡知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改守宣城麾節中外踐更不常及往來周行人猶以清要望之其權直也賈似道托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宋瑞草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多先呈稿於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無所避忌似道怒使臺臣論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元德祐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南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

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既葬起復總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尙書領舊職八月至關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學士領舊職出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趣師入衛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丞相駐軍阜亭山是夕丞相宜中遁去十九日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請解二十日以資政舊職詣北軍留營中明日宰臣吳堅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勤王兵盡放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偕祈請使俱北二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濬及厮役共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日入儀真城後三日郡守苗再興以闔府令命給宋瑞出城以輕兵護出境聽所之經維揚不見納從者四人亡去矣趨高沙道遇哨馬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伏廢墻得免歷七水寨由泰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闔府命皆不見內遵海而南至

溫州謁景炎新主援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州移漳州龍岩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夫領舊職乃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雩都乘勢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僞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豪杰並起應之興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國太夫人其九月丁母憂起復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二十日北兵追及所將兵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嵩管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赴樞密院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譯者問德祐爾君何爲棄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爲忠宋瑞曰德祐旣失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爲忠從懷慙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衆皆笑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祖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位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旣去天位如何是篡陳丞相奉

二王出官具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亦是忠臣不走出城與伯顏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爲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救則天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興亡且三年矣宋瑞囚中作
贊並序曰

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敗國亡辱爲俘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
天祥絕筆

龔開曰僕見青原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尾備具因求得謄本取其始末爲傳與趙陸二傳並存而有感于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

必有重臣居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爲一正須聲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鎮居西者無議焉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之衆入衛還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相位而遣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徒曰抒君父之急云爾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渡黎陽數萬衆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信宿可到汴旣入段兵何施蓋是時梁朝內虛重兵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丘門扣關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嗚呼似者可取監况身親之以此知兵力與天時人事未始不相倚爲用也

宋陸君實傳

龔 開

陸君實諱秀夫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携抱避地南來居京口北免幼出從師肄業總明穎悟異他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

小學多逾百人知君寔不凡刮目待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琰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寔當歛板轅和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真孫于制使有連姻又殿撰贅壻於是相携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曆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寔能自植立其爲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翕翕熱凡僚吏因公事過閣要以主賓情接爲貴而君寔退然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閣有集則持敬尊俎間終日與衆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薨任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寔仍以機宜佐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間寓朱方君寔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爲少後密爲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閒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于維揚闔治大敵壓境

人心易搖金字脾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州維揚出鉄騎三千來迓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寔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爲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准憲與澍右不侔旣無臺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慕焉君寔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至帥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寔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旣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寔久在兵間歷諳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寔亦傾心替助之期於能濟議有不合以言者謫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世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皇恐卽日召還遷海上君寔遂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爲殿陛遇時節朝會君寔端笏盛服如立文右班未嘗少怠旣罷則望山海凄然至以朝服搵淚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踈略君寔隨

宜裨補盡心力而爲之及祥興繼立兩軍相見于崖山南軍大舟三百柁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爲先鋒而以中部居宸扆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爲之混亂君寔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捶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己卯歲二月六日也年四十二君寔在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後死以此冊傳故人僕嘗托黃唐佐圭從中甫取冊不得姑以所聞輯爲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畧成長句四韻率朋從賦詩或謂僕盍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略爲拘僕聞之泣下旣而歎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氏師且至行有徐節孝先生今吾君實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驅入海使陸氏一枝無續趙公則有三歲孤兒不併死較之君實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時趙公孤養有收養者幸而成人可爲公後無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托之何人

此君實寧有媿于節孝受無後之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勢有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爾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光浮于偉節斯爲可媿焉爾

龔開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曰繭絲乎保障乎曰保障哉尹鐸結民心堅壁壘以備其入也及襄子爲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可走者何所再造而亡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勿去惟有遑遑遷轉而已國之亡固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歟而吾君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悲夫天耶人耶

輯陸君實挽詩序

龔 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亡朋友之至情因能事而寓至情幽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間親疏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于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曰否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義相爲重輕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爲非故人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疎爲間蓋知哭其私而不知爲人才世道悲也嗚乎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哀之尙無間於親疎遠近之別而况舍生就義爲萬世綱常立本絕無而僅有之事乎是固大中之道也陸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弔而不敢輕爲懼傳聞之失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應許云得其詳於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辛侍郎公安藕池人住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爲之序又自惟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顧欲存一己之私非是於是乃遂謄寫庸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稔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惟公出處大略已載鄙文或曰崖山敗時公位右丞相

樞密使非也雖揆席本兵皆一時外物不足以爲公之重輕既貳其傳孰爲之定名故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辰三月二十八日淮陰龔開序

詩曰立事寧將敗事論在邊難與在朝分從來大地爲滄海可得孤臣抱幼君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三造古曾聞他年自有春秋筆不比田橫祭墓文河南方回萬里云亘古無斯事於今有若人龍綃同把手鮫室共沉身蹈海言能踐憂天志不伸曾微一坯土魚腹葬君臣彭城鄭疇叔範云蒼姬嗟訖錄漢火可能炎自古誰無死存孤志未厭力殫精衛石身徇鼎龍髯萬里烟濤闊忠魂貫海蟾吉州龍仁夫觀復云存孤臣子志已矣並成非無地參黃鉞終天慘玉衣魯連生獨恥荀息死同歸薄晚蓬萊頂桓桓扈六飛又云絕矣陳橋祀哀哉碧海波夢中姬旦抱天上或作泉下褚公羅日月綱常在滄浪血淚多吾州文督相雙廟晚同科里舍生湯炳龍子文云七日陰霾事可知樓船魚貫果誰爲人心自感興元詔天意難同建武時黃屋朔風那有濟角巾

東路覺無期公爲萬世綱常計兒女扳舷不暇悲

公妻子婿先公死幼女扳舷求哀公拔劍示之汝先

去我即來乃脫手沉于海

又云間關海島豈謀身嬰曰心存力不能天上龍章空結夢人

間魚腹了中興英雄一死從君父忠義遺編托友朋萬里楚魂招不得詩成
惟有淚沾膺虎林盛彪中文云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
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投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蕩誠臣
竟如此流光青史更無前里契生尹應許聖予云誰使權奸釀禍深末流無
復救危枵君臣霄壤難同死社稷丘墟可再生叔寶井中空大辱仲連海上
特虛名一家骨肉俱魚腹留得丹心萬古明又云古今忠義獨斯人危在須
臾見益真身不速亡憂喪節君非同逝慮蒙塵平時誰執朝廷柄末路方知
社稷臣楚些欲招招不待滄溟南望浩無津永嘉俞德隣宗大云杞國天將
壓蒼梧雲正愁龍鬚垂可挽魚腹葬何憂萬死丹心在千齡王氣收元知精
衛忿今古不能休又云七朝迷瘴霧一日倒狂瀾天意竟難料皇圖不再安

寧甘蹈東海誰忍繫南冠自古孰無死從容就義難又云羣雄紛愛死一士獨捐生歷數絕難續綱常晦服明人知念王蠋天豈禍程嬰淚眼休枯盡他年看史評蜀宇文叔簡子敬云景炎未久收祥輿強欲持危力不勝梧野脚沙方慘慘虞淵浴日竟沉沉空哀黃鳥三良殉俄從白雲千歲乘國悴人亡俱兩盡忠魂追悼淚沾襟京口郭星星景元德云黑風吹海浪崩騰獨抱龍髯氣拂膺臣子但知全大節國家那得再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名有足稱猶憶城南秋雨夜一牕曾共讀書燈唐仇遠仁甫云乾坤那可問至痛老臣心世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忠魂隨上下義骨肯浮沉草木長淮淚秋風起暮陰良齋侯克中正卿云宣公苗裔有餘馨耿耿丹心醉六經獨立生難扶社稷全家死不負朝廷世間民聽猶天聽海底台星共帝星歲月不銷忠義氣崖山十倍向時青東陽方鳳韶卿云祚微方擁幼勢極尙扶顛鰲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顰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開又云數關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叔餒史書猶曰白
嬰誣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渝忠義未須論彼此後先崇長是昌
圖

張節婦傳

文林即前
婺州錄事周仔肩

節婦謝氏名正一臨海巖嶼人宋叅政申國榮敏公廓然玄婦也自幼貞靜
閑寂無褻容俗習年二十一適同里張紹大寔宋進士池州司戶得齊孫生
子夢珍夢瑤居四年夫歿執喪焦毀過禮去死一髮自初寡輒不御藻澤蓬
首垢面不妄踰闔秉志慎別將終身焉初紹大早喪父家日匱又不戒於
火四壁僅蔽風日身後無秋毫餘貲母老二孺呱呱無以延息謝氏晝夜紡
績以給衣食事姑至謹左右抑搔務順適旨意膳羞必手潔以進退取藜糗
自食姑憐之語曰婦年方盛奈何懼此寡憂矧家貧良苦安能以老身久稽
良婦哉或再適不汝尼也婦抱二孺痛哭曰婦也未亡人也尙復它異乎子

母婦姑更相爲命夫死遂棄其姑姑老不終其養不孝不義而欲苟焉他適不如死姑曷不諒我爲哉出矢言痛剗悲咽絕而復蘇聞者莫不涕下姑年八十有八以壽終養喪葬祭盡禮無遺憾二子恪承慈訓皆卓卓然有見也嘗曰吾自婺居四十年仰事俯育幸不辱吾志但旦夕就暝亦可以下見吾夫子矣於是鄉人稱之必曰謝節婦云且錄其節上於有司聞於朝用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以爲世勸云

贊曰余嘗觀衛栢舟冠諸國風之首豈不以婦節爲難見哉今夫謝氏抱信會真不以生死艱難貳其志事姑以禮撫諸孤式克至於成立義冠金石孝通神明何其行之周儷於衛共姜不遠乎然士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平居自許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旦臨小利害喪其初而不疑遷於物而不反求無媿於謝婦之節者幾何人哉悲夫

又

文林郎藝文監承
參檢校書籍事 揭傒斯

臨海節婦者姓謝氏池州司戶參軍張得濟之孫紹大之妻也二十一而嫁嫁四年生一子而寡家貧姑老誓不再嫁蓬頭垢面日夜紡績然姑之養必具旨已蔬食而已姑久而憐之語之曰汝生長富貴又方盛年不幸早寡而貧奈何以老身故久罹此苦也謝捉襟慟哭拜曰姑何不諒妾之甚也妾生爲名家女長爲名家婦志願足矣不幸早寡命也况有姑足以爲依歸有子足以承祭祀天之賜妾大矣而徒以貧故敢有二心於張氏者是妾生不如死之愈也於是姑婦相向復大哭姑知婦愈信婦事姑愈謹姑年八十八喪葬俱有禮也教二子夢珍夢瑤亦交稱其賢進士周仔肩曰士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平居自許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旦臨小利害喪其初而不疑遷於物而不返求無愧於謝氏鮮矣教子則賢豈不足顯風厲四方哉邑大夫上其事遂旌其門如制史氏曰世稱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忠臣天下之美名也而曰不願又有稱烈女貞婦事者人輒掩泣此何故哉皆所遇之事不

幸者猶然足以移風易俗綱維天下是故忠烈之封貞節之旌國家著爲令甲若謝氏者一無媿焉

朱夫人傳

楊維禎

夫人姓費氏諱元琇漕運昭武將軍雄之女江陰知事朱道存之妻江陰陷存卽僞夫人恥之悒悒不樂時苗兵至上海縣淫虐甚居民婦壘縛登道路若豕狗然夫人獨坐堂上亂兵抵堦下引刀脅曰若妻我帶金披繡且爲內主君夫人聞其言叱曰吾費將軍之女朱江陰之婦父舅皆元臣吾寧死刃下義不辱於賤於是羣獠刺之未死罵猶不絕口遂斃其尸鐵史曰殺身成義大丈夫之烈也大丈夫失之而得於夫人若費氏者不亦貞且烈哉予游海東海東父老謂予哀夫人之行如是遂錄

濟南張氏傳

貢師泰

張氏濟南郡鄒平縣宓生里人年十八爲其里卒李五妻居無幾何五出戍

數千里外是爲福建道福州路之福寧縣分七年而五一還還無何又別去
凡十年而五遂死張性孝謹事舅姑且父母倚以生家貧無宿儲念戍在千
里外非一葦可卽到孰與終四老人之養繼是益蚕繻紡績自拊極勤苦憔悴
不憚若是又數年四老人病凡四繼肌骨四封不救至死哀痛盡喪葬禮
猶弗克勝曰悲乎生而四老人不得以妾養死而四老人弗得與妾夫相見
九泉下妾偷先死而夫骸骨遂無所歸是尙可以偷生而忍此也乃隆冬臥
積冰上仰天誓曰天哀予俾克遂予哀卽生天厭予弗克遂予衷凍死何辭
哉凡月餘安寢如常鄉人以爲死卒不死率錢米布帛以贖之聞予官給某
券道其事以將之張遂以鄉貫姓字歲月履歷大書諸襟以行至福寧纔四
十餘日若神相之者所至見者輒咨嗟涕洟健羨已得見其猶子聞夫所葬
地則鞠爲茂草忘之矣張號呼欲絕夫降於道童及別哀苦狀旬指示骨所
在張隨卽掘土尋骨曰信予夫入予口而如酥否如冰雪而膠固予口予始

信予夫既一如其言有司慕其誼上於府及太府乞以其猶子送之歸尋復其身云婺人王生日家君爲閩曹曰擊張言張頎然其長其貌古其氣剛有古烈士風非特婦人也然毀肌膚與兒物悅憫事固賢者所深詆而罕道而隆冬臥積冰月餘不死謂非天也可哉嗚呼張其抑於神者有在

賢母傳

汪澤民

賢母陵陽陳氏女甫亂失所恃資敏惠靜專克自立頗喜書札間則習女事組紉繡繭務工巧少長聲迹不接闔外年十七歸太平孫君和甫舅姑稱婦之孝君子樂妻之順而正久而族黨閭里化之咸贊母賢無間言孫君嘗爲尉海陵崇陽寧國母率從之官內助尤多海陵民冒禁財從容語孫君理民宜先德化後刑罰不爾無完人孫君猶是獲治聲長妣亡母氏海陵涉江千里歸字其孤子女如己出先是長妣己抑業母復以義合泊從子女冠笄婚嫁凡什器好者悉讓焉母年三十七而孫君卒誓節不渝奉夫之喪葬縣西

三里丹陽山立家舍曰玄真遇蒸嘗日祭掃惟謹鄉隣親族或不自給周之弗靳厥後邑令長聞母賢將以鄉耆所上母貞節狀達郡請旌異之母聞之曰守節婦道之常豈求聞於人哉力辭弗從有子曰禮字伯庸孫曰玘女五人長曰淑清適方氏早喪其夫次曰淑柔適趙氏亦早卒俱克守志節母恒言不幸爲未亡人入惟訓子孫詩書尙承厥祖考志乃禮致碩師夙夜佔俸躬眠所習故禮能涉經傳知大義玘進士業皆以孝謹聞戒子若姪曰富貴顯族往往訟田財多寡致毀其家吾目見孫氏令五世矣若曹其恩義相睦以大其門孫君有莊名耕道母復扁居之東軒曰種德西塾曰勤有藏書萬卷今母年七十七子姓羣從歲時奉觴介壽高堂鶴髮福祉日臻惟父能生之而不能養母能養之而不能教孫母兼養與教子孫進於學女能蹈貞節可謂賢母作賢母傳時至正六年歲在丙戌六月甲子書

跋

是冊爲王弇州家藏蒙叟得之于江上李如一以成桑海續錄則是冊足備桑海遺聞可知也考弇州集有此書跋語云係陶宗儀手鈔所紀忠孝節義之文凡二十篇而內有許有壬文丞相傳序龔開文丞相傳陸君實傳輯陸君實輓詩序尤爲天地至文無愧國光者黃堯圃有詩題其後曰私乘存公道鴻文二十篇綱常留大節草莽示微權感慨宋元際表揚臣妾賢讀之如有媿捲卷淚淒然則可謂知作者之微意矣今人常謂中國有君史無民史有朝史無野史此冊雖微亦民史野史類也丙午八月依杭嘉惠堂舊鈔本校刊既竟書此數語順德鄧 實識於雞鳴風雨樓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616B

刊

行

上海图书馆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首版

(國粹叢書草莽私乘)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發行

定價洋壹角

鈔輯者

南邨陶宗儀

印行者

上海鐵馬路北愛而近路
國學保存會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
國粹學報館

